金文最

金文最卷五十四目錄

墓碑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元好問
天慶王尊師墓表　元好問
沖虛大師李君墓銘　元好問
通眞子墓碣銘　元好問
李先生墓表　元好問
通元大師李君墓碑　元好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以上原列卷一百七　元好問
涿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尙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見文雅　元好問
楊府君墓碑銘以上原列卷一百八　元好問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元好問

有為全眞之言者衞致夷狀其師离峯子之行請予為墓道碑曰始吾离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塗遇昏莫卽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眞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有脅不沾席數十年者吾离峯子行丐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者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欣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為

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恆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紫虛太師离峯子之平生大略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葬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蓋嘗望見离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离峯子亦嘗寓書求予爲錄章封事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眞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頽脫口律自解心光煜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爲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爲然而

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爲然者予謂夷堅誌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黥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离峯子舊也敘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骸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宮商而責混沌之尠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顏淵辛敬之愿劉景元昂霄其人皆天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爲黃冠以殁張予所敬而孫予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乃爲之銘离峯子諱道顯由於文登于氏初隱覲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淸宮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致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离峯其自號云

分倉雞豚託處蝨蛇視身寇讐自干罝羅樂有加耶年可遐耶所

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磎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而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者不瀆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闕弓終以大方爲家顧雖有塋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遺山集

天慶王尊師墓表　元好問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恆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爲秀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旣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卽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眾問所以來師具言道眾駭其爲異人挈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謂其死已

八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稟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爲懷而內敏殊甚閒讀史傳略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爲崇建規制峻整遂爲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藉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爲臭邱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閱二十九年顏渥丹鬢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必謂他日爲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龐耆艾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甯神於州西北原守沖等爲植碑于用所知者爲之銘銘曰

至人翩翩坐遊八遐惟其識初乎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地而爲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龐耆艾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僞而淫采我悃愊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

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遺山集

沖虛大師李君墓銘　元好問

其昇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平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滅爲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乘泠泠之風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遺山集

通眞子墓碣銘　元好問

通眞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今博古工作大字爲州里所推重父諱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爲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琱斲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眞其長也自蚤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爲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眞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滉瀁中而無可

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卽有契歎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淸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鋟本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眞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校書平陽元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仙婺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眞風遐布而通眞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眞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元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元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歎寶藏旣成之五月爲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

霆電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甯神於天壇之麓拔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眞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爲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眞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爲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元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冱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爲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眞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二坤軸旋壞劫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當時傳百於茲務了大緣若有人兮靜以專向也易老固初筵元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志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網寒暑不廢朱黃研琅函瓊笈閱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盍上遷乃今出餅鳥飛翩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爲復延康轉靈篇爲復藥珠參七言爲復虎書校三元爲復遐度論九元甯當七祖歸枯禪

松壇有名鶴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李先生墓表　　元好問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二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峯周君伐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結茅以居全眞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飢貧用乏絕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圜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幽遂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稟醇正寡於言論行已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卹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爲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洛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没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關輔略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爲經度之是爲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卽命

鶴西還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玉峯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眞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卽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潛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卽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於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晉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爲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強作一語非留病入朋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爲筌蹄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爲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元元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劓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為知言　遺山集

通元大師李君墓碑　元好問

明昌承安閒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礀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已求志有可以贊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元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蓋君天資沖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党公世傑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為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為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遠世為汾西人父以醫為業母管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

沖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卽辭師往趙城讀書天甯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游關中道風藹然有鶱飛不羣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卽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秘籙主盟泰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號體元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元談亹亹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衞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嶽瀆投金龍玉册爲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通元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鎭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淸涼山一日布卦得剝之上九歎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爲

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廷以吾爲有道者猥以徵書見及爾當負之耶而輩第往無念我爲也乃策杖入深谷臥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蕭煉師公弼所錄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爲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廬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爲論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元畀之元綱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燕處之常巨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爲不亡望君蓬萊海日蒼涼千年一歸裴徊故鄉勒銘墓石維以誌衣冠之藏遺山集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元好問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爲虞鄉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沈默不好爲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王峯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素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頹圮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廝長官平甫其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爲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內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宏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賫樂易行已接物得

於吾孔孟書者爲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爲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衆兵後歲飢民無所於羅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爲嘗獨行山閒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子名氏卻後當爲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爲少室伯主司眞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略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略釋列子章句莊子略解雲菴妙選方傳於世始予罷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乞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閑閑公亦以爲言并

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彥過吾州邦彥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爲請予問邦彥藏雲所以爲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爲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游物之初謂當風岸絕出而莫可援乃温兮其玉如以君爲黄冠師耶合煉之刀圭禳禬之緜蕝又非句漏令寇謙之之徒況乞靈於絲囊進技於黃襦勸義人倫之先盡驩菽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絕學我傳宿惑爾祛以君爲縫掖生耶胡不縏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奮而亨衢塞爲瓠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歟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七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

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
子奉旨分領關陜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
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淵
中刺不殊下淵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
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尙醫救之卽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
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
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撿換左副轉武衞軍都指揮使
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
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
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歎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衞起
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
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
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
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

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閒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為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撿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為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為之辭嗚呼可不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頹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於人我獨也天孰為為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棗捐維公之藏

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元文類

楊府君墓碑銘　　　元好問

君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鄜國十九世孫鄜國賓於唐唐以奉天之田四百頃奉之子孫遂爲縣人鄜國以行基嗣行基生棻棻生温温生幼言幼言生顒顒生皐皐生免免生珍珍生光贊光贊生懷順懷順官金紫仕爲西臺御史襲封至五代漢國乃除夫人彭城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曰公神公留公賢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艮公通公演公伏始分世田隨諸房所居號十二楊村總謂之隋楊氏公侯之子舜靖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之子宗宗之子楙楙配裴氏子公爲王父母金初猶以大宗之家主祭祀事居大楊葬皆從西臺君子超道超道配尙氏正隆後避王統制之亂寓乾州南自爾族人號城南翁公城南翁次子也幼喜讀書與同里張子文善嘗手鈔經傳尤愛王符諸

論與賓客談時稱頌之弱冠仕州縣為屬掾復興郡王括陝西民田日知公名選之以從甚信重之公因為王言軍與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利安在王歎曰我正以此獲罪今日之役再命也掾吏侚何言哉事將竟吏有具瀕山民姓名欲一切以盜耕當之者公謂同列曰奪人之田又誣以罪豈朝廷意耶吏乃止泰和中見公府文移因循苟簡私謂所親曰我往在丹州時見宋末案牘不求事實止以虛文相欺比來官政殆似之矣及泰和律下閱之踰月不樂者久之曰亂矣或問之曰我見大定制不如皇統皇統不如舊制聖人立法本從簡易人情不同罪狀亦異我於法令未嘗見一事可與相當者但比附為義使司法者得以恕心從事耳今乃事事先為之防是猶干堤萬堰以障江河必無是理知不可行將日見抽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耶蒲城令祁大舉武亭令魏文叔佛劉彥文好時令侯舜臣富平米顯道延安張用章時皆處下僚公率為致禮又大與顯道用章嘗以事忤上官幾至不測公力援

之數人者其後皆有善譽至大官公之知人多此類也煥好古文戒之曰無獨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耳吾雖不能想理當然也有以白子西詩遺公者公笑曰吾欲吾兒讀此耶必欲學詩不當從毛詩讀耶不然亦須讀杜工部詩耳我見界上官推場兩國大商賈所聚且苦無的貨況入小牙郎手復何望耶所謂讀毛詩者喻如瓜果菜茹欲兒輩就地頭買之耳以貞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終於華嚴里之正寢先娶同里崔氏生子燧繼室閿鄉程氏生子焰煥炳灼煒煇繼室晁氏生子爍煥炳舉進士煥三辟東省署隴乾恆安撫司經歷官煒部令史諸孫六人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於州南小劉村新塋城南翁墓次三夫人祔焉禮也公貧雅重儀矩可觀居家未嘗有惰容子弟見者必伺顏色乃前有所問不反復思之不敢對也當官公廉所平反甚多嘗夜臥聞里中兒爲其父作黃籙召諸子告之曰某家作醮事人謂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此人戲我同列其斷獄我知之

矣人有枉曲世人且有不肯賣之爲直者況欲賂神耶我平生執法過誤或有之至於故以意害物則必無有也後日我不諱愼勿爲此以爲識者笑耀人李安國雅重公嘗贈詩其引云純夫吏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古賤金帛而貴硯墨是四反也安國名流其稱道公如此故嘗論關中風土完厚習俗不數易正隆大定間去平世爲未遠公生於其間世俗之所遺風化之所及重以資稟之美君子之言長者之事宜不學而能之況志於學如此耶今煥學爲通儒有關中夫子之目往在京師時宰相張信甫侯莘卿禮部閑閑公盧尚書子懋呂內翰李都運執剛李右司之純皆折位行與交盖自百餘年來秦中士大夫有重望者皆莫能出其右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銘曰

鄜唐虞賓世會奉天子孫下衰渾爲齊編惟公之生其昇也全晨門抱關斗室自捐公德不酬公息則賢藏書名山爲世太元殆造物者權衡之以爲楊氏無窮之傳然則古所謂獄聖之矜法命所

顯袁氏五公楚獄一言者尚信其然耶遺山遺稿附錄 關中勝蹟圖誌

以上原列卷一百八

金文最卷五十四

金文最卷五十五目錄

墓碑　塔銘

終南山靈虛觀沖虛大師呂君墓誌　趙九淵
京兆劉處中墓碣銘　楊奐
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孟攀鱗
中議大夫中京副留陳規墓表見文雅　段成已
泰安阜上張氏先塋碑　杜仁傑
孔氏先塋碑　失名
故北京路行六部尚書史公神道碑銘并序　劉祁
高主石幢　失名
張永通墓銘　蘇珊
贈通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孟公墓誌銘

以上原列卷一百九

偶齋　李杲卿

靈巖寺定光禪師塔銘 皇統二年 李會
長清靈巖寺妙空禪師塔銘 皇統二年 失名
壽聖寺僧德詠塔銘 失名
浦公禪師塔銘 大德二年 失名
開法寺重公大師壽塔銘 宋壽隆
天竺三藏吽哈囉悉利幢記 耶律履
甘泉普濟寺賜紫嚴肅大師塔銘 大定七年 沙成之
翁同山院舍利塔記 大定九年 孫設
西庵院智崇禪師塔銘 梁朗
汝州香山觀音禪院慈照禪師塔銘 鄭子聃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塔銘

終南山靈虛觀沖虛大師呂君墓誌　趙九淵

道家者流修眞功以光前人修實德以詔來世高蹈物表超出塵寰其亦絕類離儔之所為乎偉矣哉全眞道教其來尙爾重陽祖師發其源繼有七眞暢其委接其武而開祖武之基者誰歟沖虛大師呂君其首也君法諱道安家本甯海世為巨室幼年穎悟志慕元門仙風道骨稟於天眞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離東土之遐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終始不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撐拄元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香火之奉步斗牛頤精神以成靜定之功修內養外積德累行其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承安擾攘眞道否閉君也其中流之壼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回既倒之瀾挽將傾之棟會至陽眞人奉

敕主掌教事君乃復搆基址於是宣賜觀之號曰靈虛制授君之稱曰沖虛披戴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粲然復興矣歲在興定數絕塵緣一日屬門人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道詩篇鍬钁為朋四十年稍通陰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捐此去不遭閻老喚今朝惟待玉皇宣頌畢翛然羽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嘗出家修道有呂君者信乎絕類離倫之流也已而其法弟畢知常安厝君之靈櫬於祖塋之兆丐予為誌以光潛德因摭其實而為之記且繼之銘曰

載維呂公崑崙秀鍾幼脫塵網早登道宮待師惟謹接物惟恭立志立事有始有終不忝厥祖克修厥躬值歷道否挽回敎風啟佑我後規模實功制授徽號人欽德容大數適至塵緣頓空舟移夜壑珍藏里中揭諸貞石以識無窮 甘水仙源錄

京兆劉處中墓碣銘 楊英

處士初諱章字希文又名九臛名渭名於苑字則不易也姓劉系

出中山後世有謫官於成紀者始爲秦人希文額頒方厚眉目峭徹顧盼虎如也在童子讀書不碌碌自謂風雲勢合卿相可立致視生之八卓犖不凡者能指摘其行事可否之長從河朔趨翰林游下筆有骨肋既就舉長安鬮齬難合說其風土不復返顧去宦學刻意古文大抵含奇茹異不以剿襲之主西州碑版多出其手平居一榻之外皆法書名畫長安周秦舊都可以資玩好者戶有之希文望而判其眞贗合則雖所甚惜應手擲之不作一錢直不合鎦銖之物千百金不可得嘗鬻書于市一達官輒持去麾閽者徑造廳事詰之則曰劉某也取所負書耳見其辭色輒付之挾書掉臂而出其不可觸如此鄉遇孤嫠爲所陵轢無問識與不識匍匐援之猶已之急無事半語不吐有所辨鋪今張古雜出王伯袞袞不自休使聽之者皆竦貫游子弟入關恨不得與之交尋常燕賞有具必極豐潔惟恐其不愜强娼者欲效之不能也性不喜浮圖法而喜寺處往來開元百塔三十年所須並以力致蓋爲寒乞

相以涸於人或忤之叱咄不少貸審其無他腸亦不以爲怨蒙泉在皇甫里城南勝選也一得更不挂想閉門擁書動至彌月出則高冠短褐佩刀曳杖步武徐緩若有節塗人愕而避之譏笑之不屑也或勸之娶曰非不欲也無以當吾心者甯子然以終其身其書札似漢隸其詩律似眉山其爲人似張乖厓亦似范家老子處鄉校時宰相李公適之漕使麗公才卿內翰王公清卿朱公子儒御史高公平叔咸愛重之正大八年詔民東徙至陝既而事且變投所蓄古印章鼎彝於河入平陽入太原戊戌之秋還故隱是冬京兆倅高從謨慕其氣節學問爲諸子禮致之無何明年五月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高倅從廟言葬官塔院居士塋又二年谷口邳邦用疊書走洛告其友楊奐曰希文死矣無家無妻子世次爵諱不可究生平所負若此不爲世用而復無聞於後將有任其責者爲銘之曰

士之遇也如龍如虎其不遇也如魚如鼠既魚其龍又鼠其虎孰

爲遇孰爲不遇然生必還其所好死必從其所惡將矯世以自朕抑直紆而不顧苟有會心千載而猶旦暮者所以信於人者以銘先生之墓吁 石刻拓本

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孟攀鱗

古之有道之士正直其心剛大其氣不爲世故所奪不爲人欲所奪利害憂樂不能惑得失寵辱不能動施於行業著絕俗之善形於言辭見軼衆之美在儒林作儒術之儀範居元門立元學之標準非心之正直氣之剛大涵養至剛始終全道者其孰與於此哉湛然子趙先生諱九淵字幾道隴州人自幼出家禮丹陽大宗師天資高明德性純淑潔靜精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誕虛無之事未之或及知身以神爲主也故力於修煉知道以文爲用也故寓於著述談不輕易所談必本於公論交不泛濫所交必取於端友至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元旨暢敘幽情混元洙泗融爲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廓於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

爲門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沖追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以報謹捨靜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支云元黙閹茂歲閼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甘水仙源錄

泰安阜上張氏先塋碑 杜仁傑

布山之陽有邸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張氏者以財穀雄里社當前金正隆閒人夥地狹往往無所資衣食惟張氏有田若干畝有牛若干角然能周急繼困過客無問貴賤館之如一當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家男諱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東南三里許卜者尹通實相其事林問通曰是葬也有何徵兆通曰比襄事時有一縞兔起巽方走乾位及窆果應續謂林曰君家三世之後當有異人出予不復能見矣林生彬彬生仙祚允始大仙生四子孟曰榮仲曰平季曰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朞月母劉氏見茹葷者輒掩鼻而去及劬勞之日若昏瞶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焉且合爪言曰我必飯於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

不類凡兒甫齔並不飲食肉人乳亦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然不樂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眞靜崔先生爲師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發辭吐氣已不在了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滿齊魯閒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武惠公以甯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興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辦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三講然後惠然居無幾廢者興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僉曰稱哉已而驛稟朝廷賜號崇眞保德大師授紫衣緣以金襴報之也於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隱閒與故人畢淸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閒頃緣泰山之阿入西溟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參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武惠公以書來召因論泰安之爲郡蓋前古帝王封禪之所其宮衛其輦輅其祠宇自經劫火之後百不一存良可悼惜下官忝在其境

不粗爲修葺之甚非所謂事神之義也敢以大師道蔭爲我綱維是事乃所願也師偃僂致詞曰某一空山食菜道人何敢承當武惠公答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資與夫綵繪丹雘之費我盡領之師無讓爲遂諾之經構迄今三十餘年無空日故自絕頂大新玉女祠倍於故殿三之二取東海白玉石爲像如人然一稱殿之廣袤天門舊無屋又創立之下至會眞宮玉帝殿及聖祖殿方丈廊廡齋廚皆不與焉外則岱嶽朝元等觀皆增修有數抑亦勞哉若夫師之寢處飲食與役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師之志雖國朝爲之亦不能齊一如此有司聞之特加崇眞明道圓融大師之號並提點泰安州教門事復於中統四年蒙燕都大長春宮掌教誠明眞人專使齎奉聖訓委師提舉修飾東嶽廟事予自壬辰北渡後往來於奉高者有年矣會緣得與師交際其相與之意甚厚且嘗有同老泰山之約一日以乃祖先塋記見屬予敢不敬從如吾師者退然才中人臞瘁若不能勝衣然問無不知扣無不應若九节

納須彌囊括宇宙不足喻其胸次橫闊之萬一乃以區區土木之功相涵何其不知師之甚耶雖然諺有之一子受恩祿及萬家一人成道超昇九族或有此理向之所謂白兎之示現老僧之託化泰山之神遊今則驗之噫信乎其爲張氏之異人也他日委蛻而去羽化而仙凡爲而徒者如欲紀其出處之大略請以先塋記爲證云 甘水仙源錄

孔氏先塋碑　失名

竊以兩儀之閒惟人最貴百行之序以孝爲先傳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修陰德者自多其福信不誣矣有若積善應口反爲順天之道事親之大禮也故其子孫榮昌並自先人之德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口代人先所資是其法也後之人不忘其本欲報考妣之恩昊天罔極難盡孝子之事慎而行之終不可違按姓譜殷湯之後至宋孔嘉父遭華父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望出魯國第四院下七十三代賢孫本貫鄭臺近西稍北龍堈原有塋

出祖遷於夏邑北還鄉里久住年深多山水之麗卜立斯墳一所
照住宅西北百步有餘其地土色純備東有靈祠之廟西有古嶧
之途巍巍乎孟瀦稍前洋洋乎運水衝後於歲辛卯大小諸靈奉
遷於此有祖曰二翁受到大金國敕劄充鹿邑縣尹年高而終暨
孫三人長曰福德素慎行止鄉人有所敬受到大王令旨管領洛
南濱穎兩處鷹房提領縣符挂印忠孝兩全非常人也圍困襄樊
獲其大功受到萬戶府百戶後渡江數次征廣諸處相持獨顯功
能後受中書省劄付次曰六郎勇智過人萬戶府以能幹用次曰
七郎幼而岐嶷長而英特諸處征戰累累成功受□□□□□劄
付悉勝其任也溫柔賢□謀略出眾□□乖開其議枝咸同心協
力礱石記錄稱揚光榮嗚呼爲子孫者其監可乎爲之銘曰
啓國源流望出光祖里曰還鄉保家爰處業紹增隆遺風善舉成
禮葬之嚴肅塋所明下三陽天星照取佳氣氤氳遍取蘭宇永賴
四方雀武龍虎享祀無窮恭敬明稍瓜瓞子孫福祿咸聚後輩增

榮光顯名譽合家孝廉自天所祜 夏邑縣志

故北京路行六部尚書史公神道碑銘 并序　劉祁

余□北渡大河則聞史侯萬戶之賢其用人也推誠委寄雖骨肉不能移其治民也煦育拊摩而一毫無所取及其臨敵陷陳勇猛驍雄事上奉公忠勤廉直故上爲朝廷知奬下爲民庶歸懷內得賢能之盡心外得士卒之死力堂堂焯焯功著名流相繼爲一時賢方伯甲辰之秋從行臺粘刻公始識侯於衛州觀其神姿磊落意氣軒軒疑若不可親及卽之也□□而語和其忠愛之誠寬厚之色浮於眉宇閒使人眷眷不能捨以去□而接其參佐皆溫然如玉藹然如春信乎有以輔成其賢主人之名明年夏六月過鎮陽會侯之父尚書公捐館余往弔之□侯與其仲兄皆欒然縗絰哀戚甚居數日使其參謀王君守道持門客段君紹先之狀乞文其墓隧之碑且其言曰天安等不幸先君棄世惟其生平行實所以表見於後世者莫此爲大今幸子來過宜無用辭余雖不及識

尚書公然觀其二子足以知其父矣蓋天下之事必有所從來望之高以其基之崇水之長以其源之深自古功名之士豪傑之人必其先世積德父祖異常晦耀口光一旦軒襮於天下決非偶然者是則史氏之所以顯赫於今日者實尚書公啟之其碑而揭之宜矣公諱秉直字正道大興之永清人祖倫父成珪皆隱德不仕以財雄鄉里公自幼有成人度儀狀魁偉意氣不羣讀書略通大意不喜爲詞章學孝親友弟爲族屬規儀鄉人皆指以教子弟當天兵南下所向摧陷公與其親族謀曰今茲喪亂流血成川吾家百餘口何以自免若散匿數處或可得生不然無遺類矣既而知降者得免又復識降公方念之其散匿者皆集因相謂曰天也率里中耆幼數千口詣太師國王軍門自歸王嘉其誠款接納特異由是數千口皆得生王欲用公辭以毋老薦其子及弟王命公主管降人家屬屯霸州公撫視殷勤遠近聞之皆附不月餘至十萬家迨王師退自山東弟與子功蹟皆著王又嘉之遂居公於漠北

領降衆如故會降人艱食公得王所賜牛羊皆以分給所全活甚多有欲亡者公開諭之皆止甲戌秋八月從王攻北京明年三月城陷王以國人烏野兒爲北京路都元帥以公爲尙書行六部事公恐口饋遺軍中未嘗乏絕爲王所口庚辰九月金恆山公武仙降王命公長子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副以仙鎭眞定臨發公密諭天倪曰觀仙辭氣恐終不爲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乙酉春天倪果遇害口口口曰是兒推心於人竟死可悲人皆服先識王命季子天澤代領兒職且錫以金虎符討武仙會仲子天安行北京元帥事提兵來援相與戮力復取眞定人皆壯之公亦少慰解烏野兒雖爲大帥其軍府事一以諉公公隨方區處無不盡善闔境悅服蓋首尾二十年公以年高倦於事又子孫俱在眞定有意南歸主帥許之爲白於王王特遂其請以庚寅十一月至自北京居閑則從容暇豫教子弄孫每與諸儒講論經理及商榷古人成敗欣然忘倦時幅

巿廐馬逍遙園亭里巷閒人不知其爲貴人又種竹移花以閒自
適春秋七十有一以乙巳六月八日疾終於正寢其族屬僚吏日
飯僧以報於戲可謂福人善士矣初公之南征也太夫人在北京
軍中每得甘旨物雖千里走送不以爲遠既葬矣又思有以祈冥
口且念長子無辜被酷及子弟從軍或妄有所殺戮乃設醮北京
道士夜半有鶴翔壇上人皆見之因以白鶴名其觀又嘗念家所
隸役皆俘虜之人吾老矣恐後來淪沒不得與齊民齒乃因歲口
出二百餘口皆放遣之及屬疾不餌藥曰吾祖吾父皆七十而終
口口入敢望過其數是亦庶幾知命者公之始終如此又能有子
伯季出而爲大將用兵制勝所向有功仲則總習後之任樂易慈
祥東服民愛長孫楫襲其父爵持節督八州亦有能名自餘諸孫
皆斬斬良子弟女子女孫皆適大家其流慶未可口也夫人張氏
先公卒卜以是年九月口日葬於永清興隆里先塋之次至於遠
祖世系及裔孫名字則有崔公鉉之所作慶源碑在茲不復云銘

曰

烈烈史氏起於北方歷唐金遼奕世騰芳維尚書公資秉特異先識孝心覽絕口口口能從事上官見知俾圭餽運士飽而口經營建置二十餘載上下相安嚇非敢愛一朝謝事命彌南歸角巾私第脩然口口寶生賢子球琳杞梓偉烈鴻勳撰口投征粵惟其季聲震八荒總戎蒞衆春雨秋霜乃攻乃戰無往不克金節虎符朝家是錫時人皆謂有良將風孰知其父教導之功公今逝矣口口歉缺若子若孫輝華煒煜古來五福人罕能全口口口口皆得於天天之報人豈有私眶維孝維忠維仁維德口銘玄隧口口後昆其口其繼無辱公門 永清縣志

高主石幢

失名

蓋聞口如來立教口口口口故師兒始自童稚早殖善根志樂粹教歲有五口口口滿部通惟識論次歲而口口口我心則內外二衆虔誠歸仰實口口佛宇資常以賙急存心於是惡喧好靜久慮

梓里□□□宣法宇三間不日□事而成就焉感財施如□□□
生讚歎仍以孜孜渴□常勤禮念開惟□□□□松柏不凋之色
有徒弟八人長曰智才次智□次智□□□□氏軌儀葬訖三辰
歷沐□□□兒恩敢忘弟敬遂□□□應塵沾影覆頓生兜率
之天但日往月來 下缺 永清縣志

張永通墓銘 蘇珊

功名糠粃富貴浮雲宗族稱友鄉黨稱仁 山西通志

贈通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
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孟公墓誌銘

僞齊 李杲卿

公諱邦雄字彥國西京永安人也曾祖諱順妣安氏祖諱旻妣趙
氏累葉不仕考諱恩贈□□大夫母賈氏封恭人公爲兒時已剛
介不羣既壯強鷙善騎射以氣聞里中賢豪有能談兵者必屈折
禮事以冀有得焉而後已用是諸家兵法略知大義前宋靖康建

炎間中原喪亂盜賊蜂起嗣王走江浙海內洶洶遞相殘噬公乃
招集亡命旬月間得萬人號曰義師保全一方力拒羣盜京城留
守使司嘉其忠義便宜借補進義校尉兼差權永安縣尉旣而借
補承信郎權知永安軍事累遷修武郎京西河北河東路招捉使
以公有心力能撫軍衆便宜補敦武郎兼閤門祗候仍差河南府
西六縣都巡檢建炎三年三月本路安撫使司改差知汝州寶豐
縣四年正月累獲大功京城留守使司便宜遷武功大夫榮州刺
史仍差權知河陽南城兼管內安撫使四月差充京城留守司同
簽書判官廳公事兼主管侍衞步軍司仍遷右武大夫榮州團練
使許從便宜五月遷翊衞大夫六月遷中亮大夫改忠州防禦使
大齊開基阜昌改元公適時知變乃以中亮大夫忠州防禦使權
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管內安撫馬步軍總管司公事兼管內勸
農使歸附聖朝朝廷優加顯秩遷中侍大夫依舊忠州防禦使餘
並如故公迺謂人曰大丈夫事主當一心建功立名期不朽豈可

乍服乍叛以速夷滅哉方思建立以固恩寵適西京北路安撫總管翟興阻兵負險隔絕道路跳梁不軌殘忍尤甚公乃勵志竭忠乘機奮發勸督將士協力赴功竟致渠魁破蕩巢穴厥績顯著天子嘉之乃遷徐州觀察使自是西至關中南至漢上凡兵火隔絕曠日人跡不通之地一旦水陸舟車田野耒耜賈游於市商通於路朝廷得以車書隴右開拓巴蜀皆公之力也十月皇帝遣使賜金帶以光寵之三年六月宣詔赴闕上殿皇帝問以邊事辨對稱旨無所凝滯天子愛之賜廣撫封俾臨一路仍正使號增重帥權特授依前中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明年正月西賊叛逆順商號三州相繼變亂虜掠百姓攻圍城邑大兵未集遽入西洛公不幸被執賊留之軍中意欲活而用之公乃毅然不屈請即死之遂立被害享年四十六先是厥父恩被傷致殞男安世同日被禍三世忠孝萃於一門舍生取義不失全節方之古人殆無媿也

朝廷哀憫其忠義贈通侍大夫賜錢千緡及賻贈羊酒米麥等差諸縣夫役百人以助葬事許其弟武經大夫閤門祗候河南府路副總管邦傑不妨本職以領葬事七月二十日癸酉葬於永安軍芝田鄉蘇村之原公娶劉氏封恭人男一人安世贈朝奉郎女二人並未嫁俟嫁日各賜夫承節郎公天性純厚明敏辨博事父母尤孝能以智帥人與士卒同勞苦資糧與均故人樂任使多立奇功其在西洛不唯威聲四馳見於將略至於撫衆治民政平訟理皆出愁歎有古良吏風古之爲將者或以智略或以壯勇或以死節苟得其一不害爲名將後世將弱兵驕其能智略壯勇與夫死事奇節顯顯名世者幾希故其伺敵之來往往內懷怯心外震威色畏避矢石不敢前臨時去就心挾二三幸勝則要功力屈則降敵若人者安能死節王事願死馬革中以報國家哉公獨能兼事數者卒死忠義並驅古人非天賦英烈未易如是也僕不識公之面友人將仕郎黃億實客於公之舍一日狀公行事之實見囑爲

文辭不獲已因爲之銘曰

帝造區夏志淸多壘凶醜跳梁速誅干紀公適時變口心款附氣吞羣盜亂庶遺沮帝用嘉之以廣撫封正被使號以旌有功留鎭西洛克服商虢舟車隴蜀咸底緯蹟董賊亂常凶焰熾張死節被執斷頭不降以忠捐軀禍及三世死馬革中是謂得志帝用憫之厚葬斯舉賜以干縉贈以異數口安窀穸永口幽宅巍巍高高與功無極偃師金石遺文記　以上原列卷一百九

靈巖寺定光禪師塔銘　皇統二年　李魯

皇統壬戌中秋定光侍者走書於魯曰先師頤自普照來住靈巖道場勵鑿荒蕪爰立規矩不幸席未暖遽示寂滅智月忝出門下荷潤特深報效蔑聞彌增惕懼遂躬率諸門人營建梵口口功告成銘志未備其念先師疇昔交契之厚誰如公者今輒以昌黎韓洵通仕所敘行狀請銘於公能無意乎魯始錯愕顧陋學無以表其高風既而曰樂道人之善聖人之訓也尙何讓口口道詢俗姓

周揚州天長義城人也世爲鄉里大姓產業雄一方歲入不貲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及長性豪邁姿貌魁偉喜施與好鷹犬馳騁田獵割鮮染輪不忘旦旦鄉人畏愛以任俠處□□無何臂鷹牽黃過故人家見讀方冊師挺前奪取欲視故人曰是豈公所能知師氣懾徐更讀之乃智望禪師十二時歌也閱未竟面熱汗下歎曰報應若此可奈何故人曰審如是早自□□師茫然謝歸放黜鷹犬游獵之具杜門飯脫粟布衣芒屩體膚餓悴而祝髮之念萌芽胸府矣家人以爲狂初加訶禁師志益堅竟禮本縣興教寺常住院首座僧德安爲師納戒於本州□□實政和改元之歲也師在衆持頭陁行精嚴齋戒平治心地其師召謂之曰懷與安實敗名汝器識遠大未可量也盍游方以廣學問師卽詣本州建隆寺依住持因禪師爲侍者未幾參□□室頗領元妙建隆語師曰汝將騰趠萬里詎可於此久淹當務徧參以卒遠業師稟命至龜山見慈禪師坐禪次聞靜板有省以頌投龜山深蒙印可遂入舒州見

甘露卓禪師卓識師根□□常謂曰法華寺禪師爲一時郢匠盍往謁焉師忻然領命及一見師資道契駐錫四稔舉作座元因爲師小參舉二祖覓心了不可得馬祖即心即佛機緣於是徹證傳心之旨太湖眞乘□□人諸禪舉師名德郡委縣令齋牒勸請師謝曰吾始捨緣私自爲盟不願住持剏茲末法祖道榛棘宜得吾門龍象提宗印以振衰墜庶幾有益詎可妄欲以此事付田家子是猶資越□□□甫計亦左矣因固辭令請益堅師計窮碎牒投諸地令駭曰斯罪也奈法何衆以師厲志純一本無慢心禱令得不白州聽舉自代者因得遁去師以名迹爲衆指目乃歸義城距祖第數□□得佳泉石處曰冶山搆精舍號定光庵將終老焉鄉里子弟執侍瓶錫願度爲弟子者五十餘人建炎二年大軍度淮尋陷天長師處倉卒無撓色太尉薛公異之入白統軍迎置軍中□□□養且下令曰爾等當善護持勿致一失所泊旋軍至沂聽師自便名士劉郊子機雅聞其名虛懷接納一叩眞機定交方外尋

於泗水靈光山下築自晦阜昌六年濟南普照虛席府帥劉□□凸嗣事者衆以師應選乃給帖馳疏敦請師確守前誓專使薦求勢不獲已以五月十三日到寺首請惟素禪師爲座元希蹤□□丈一切以清規從事晨參夕請鐘鼓一新其於誨道尤示慈□□子仰之爲指南旣暇旣徐視殿宇圯毀者改建完葺侈不逾舊儉而中禮道力所攝人自樂施皇統元年住靈巖妙空淨如禪師示寂府帥都運劉公謂一時尊宿德行純備無如師者爲□□府屬寄居士夫僧正綱維諸寺勸請師曰靈巖巨刹未易據治府帥曰師負重名當誓屈一往不勞指顧衆自悅服師猶形謙讓府帥懇請久乃應命以九月五日開堂演法漸欲樹立□□□於府曰常住撥賜田土親力播植所得僅足飽耕夫又供僧歲費無慮三千萬丐依舊例原免科役庶獲飯僧福田上報國恩實遠久之大利益也府可其請師乃推擇十方勤舊□□事喻之曰世間萬事欲一一如法卽無有是處至於處叢林掌常住錢穀要當先事潔已鑑

銖不欺非惟目下明白抑亦過後得力衆化其德無不盡心師元學淵深勤於接物初機請□□忘倦於是四方翕然謂獲宗匠學者嚮慕道風踵至籌室自兵火以來未之有也明年春師至府求退且曰昔黃龍心禪師云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其□□□住持皆王臣尊禮爲人天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遂同編氓是豈久寓之地耶爰引至理詞義切當府帥喻之曰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師當還坐道場勿恤也時又迫近結制師乃强留□□□曰汝等勉之吾將逝矣因日爲衆普說入室勤劬不替者彌月衆亦莫測俄有野蜂集於寢堂鵓鴿百數悲鳴上下識者異焉夏六月二十三日粥罷顧謂侍者收鉢置方丈即令擊鼓□□□座垂語詞旨哀切特異常日既下座示有疾衆咸怖惕而師神色恬然屢欲趺坐衆悲泣救藥不克如志有問疾來者但目視之豈非葉落歸根來時無□獨提全提之旨者乎第後學□□□之領也二十四日右脇而化時暑氣炎猛居六日如

始逝二十九日以遺命荼毗得五色舍利百餘粒翼日瘞靈骨於嵩山後興塔之右即其上示寂堵焉閱世五十七坐夏三十二門□□□有餘人傳道於四方以名著者十餘人有示衆廣語游方勘辯頌古偈贊流通於世師先在淮甸嘗膺椹服之賜及師名禪定泊北來絕口不言唯號定光庵主自臨濟義元禪師凡十□□口出黄龍慧南南出照覺常總總出廣鑒行瑛瑛出舒州法華證道禪寺住持永言言即師嗣法師也師常歎今時傳法紹嗣者往往開堂有橫費及居普照因上堂便爲法華和尚拈香□□□飯堂衆酬法乳而已性不積財住靈巖纔十月所得書付常住爲供僧用特喜賓客一時名卿鉅公慕其道行莫不願爲友至千里走介問安否師待人以誠不視貴賤高下其心恤□□□動推惻隱數於道路解衣以遺寒者嘍凍而歸又好儲諸良藥拯救患難見有疾苦如出諸已於是感恩懷惠與其參學問法者相半所至交口稱譽出於自然聞者歡喜願居門下奔□□□唯恐其後可謂

道重一時名高四遠者矣趣寂之日遠邇莫不哀歎師故人孫力
智彥周聞師示滅亟走諸山宿中道夢師若平生來告曰山僧兩
來靈巖矣卽指其藏骨所在驚寤見□□□光粲然移時方滅旣
抵寺僧或告寺有故延珣禪師塔其銘文有意舍浮華情耽定慧
之語頁符彥周之夢是知師靈跡世間豈偶然哉銘曰
饑鷹摩空待肉乃飽韓盧待嗾志厲霜草追飛逐走聊以自娛陷
心濆腦衣袖爲朱定光老人少年如此勇猛悔悟是眞佛子一瓶
一鉢誓堅志願石頭路滑請益無倦傳心得妙爲衆□□□跡空
谷人不我遺兩坐道場接物利生事有固然逃名得名衆仰其德
罔不自厲歷以至誠不嚴而治優游請退從吾所好使君眷厚竟
莫之報死生常事戲劇有情於我何有撒手便□□□萬仞靈塔
百尺山低塔高不俟他日 泰山志

長清靈巖寺妙空禪師塔銘 皇統二年　　失名

皇統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管勾濟南府十方靈巖下闕也後十有

五日門弟子禮源等葬師於本山之西下闕接聞師之道行甚久
因得熟師之容貌愛師之識下闕下勝絕之地相甲乙者不過二
三處故前後主僧下闕舉堪充其任者時師方住汝州南禪眾以
師名聞下闕緇素迎送者肩摩接踵光顯宗門為一時美事既下
闕人者也師諱淨如俗姓陳氏福州侯官縣人天姿下闕老旋湛
落髮為僧即受具足戒於州之開元寺乃下闕隱英之徒無有出
其右者密授薦福之印由是法下闕因佛日禪師惟岳有天下大
名王公大人日夕造下闕虛眾僧仰師名行禮請住持師□誘進
後學數暢下闕殿經營輪奐皆出□□為眾□利□不憚勞人以
此下闕之爭而諭之以理皆盡歸所□田其度量過人類皆下闕
如常盜賊無有犯者豪右之家依師得脫者甚眾師下闕辟穀所
食者為果實菜茹者十餘年殊不見其癯瘠則下闕亂作頌辭眾
云四大幻形徒勞□別緣會而生緣下闕人之所難及□□□宗
門系出臨濟初聞道於薦下闕也師兩席度弟子百有餘人學道

者以斯□道者下闕世弊於文□□□□西方聖人□□□實□
或下闕七世爰有達摩達磨□來於意云何面壁不言要下闕上
士相繼偉哉如公得大智慧南禪靈巖四衆具下闕具陳見者聞
者以眞得眞因葬有塔豈資設飾因下闕皇統二下闕石刻拓
本

壽聖寺僧德詠塔銘　失名

師諱德詠俗姓趙氏本貫平安鄉水谷里人也自幼□□□出
家父母送至神智寺禮僧辨公爲師至元祐六年試經合格落髮
爲僧受具戒已本村父老請住持壽聖寺四十餘年度小□□人
雲□寺六人僧臘五十俗壽七十一至天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疾而終天眷三年六月五日石刻拓本

浦公禪師塔銘大德二年　失名

師諱善浦京兆城東人也俗姓馮氏五代宰相可道六世孫母祿
氏夜□□□□光貫胷覺而有娠祿氏心許出家師既生天資醇

厚始絕乳弗喜□□□□□京兆臥龍禪院主僧慧初爲師克
勤持誦至二十二歲試經例□□□□□□僧者本欲越愛河
登彼岸豈反修飾人事趨競齋供如繭自縛□□□□□十餘
年間雲門雪峯一皆參歷及再歸依香嚴謹禪師□□□□公□
□□□□□孟嘗門下新添劍客首座進曰鏌鋣未用利鈍焉知
公曰伯□□□□□是知音者若善浦□開正眼了見根□但□
欲傳非子不可翼日□□□法時宋宣和元年董待制知府事請
師□修聖壽自是之後或住天□或居□□爰經兵火歷更數郡
禪刹至皇統三年知耀州李儒遠以妙德珂□告□□其人一
日尋屬以師舉之公欣然具禮就京兆還居妙德開堂之後郡中
□□□可其志者或勸師以安衆爲言師曰雲房無鎖鑰□莫惹
塵埃□是妙□□□僧少造其室者惟師自處寂無纖翳不半載
閭閻父老雲集座下師□□□□修葺堂殿表裏一新殊非常化
人以施財爲念惟是郡民之誠持□□□□而□□門人一名

曰覺道至天德二年忽感疾於當年二月十三日□□□□□皆侍左右師曰大丈夫當去住分明及午刻師遂整衣命筆□□一口云清風自清風明月自明月白雲消散後老僧無可說付以覺道結跏而化享年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四當月十五日覺道舉師喪葬於華原縣流口鄉待賓村宋家莊而起塔焉工告畢覺道煮茗謂余曰先師自提祖印六座道場今旣殁忍以平昔之善與草木俱腐欲書之堅石以示後學一以口和尚之美一以表覺道之誠可乎余旣哀其善又惜其善何辭以讓因書其實而繫之以銘云

嗚呼浦公模範禪叢雲門雪竇正眼皆同久提祖印開鑿盲聾今其何在明月清風

開法寺重公大師壽塔銘　宋壽隆

師諱永重俗姓吳京兆府櫟陽縣永豐鄉小寇人以有幻之色身何不樂菩提之正路年十五主僧壽公和尚爲師其朝夕奉侍之

勤未嘗懈不數年之閒其經之奧妙之處無所不通二十爲僧至二十四歲有武功大夫劉鈐轄捨賜紫宣持瑜珈祕密年四十遂住院後緣經兵火之灰燼而往往復欲修崇住持而不能再立師遂狠賊寇之患遂日以緣化爲生而罄竭資財修計二百餘朋并諸佛像壁畫之工皆極精妙而至豈能興復如此之功乎今年八十二落髮六人元孫六人師因修持誦經之暇嘗謂衆曰且於空門稍有功勤口一旦歸寂之後豈不於後塔一所置銘於上以爲終身之地以此見師之僕顧僕才之寡陋不足以讃師之行業辭之再 下闕

唯師之行離垢出塵自於年幼特異常口一無所戀崇修精舍備歷苦辛輝華嚴口以此爲銘傳之不朽 石刻拓本

天竺三藏吽哈囉悉利幢記　耶律履

三藏沙門吽哈囉悉利本北師度末光闍國人住雞足山誦諸佛密語有大神力能袪疾病伏猛虎呼召風雨輒效皇統與其從父

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來至境上請游淸涼山禮文殊朝命納之旣游淸涼又游靈巖禮觀音像旋遶必千帀而後已帀必作禮禮必盡敬無閒日日受稻飯一柸座有賓客分與必徧自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眞容寺留三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聞也 佛祖通載

甘泉普濟寺賜紫嚴肅大師塔銘 大定七年 沙成之

師諱法律薊州禮泉鄉安固人也幼出家於甘泉普濟寺禮均上人爲師於天慶七年十七歲試經受具足戒厥後聽習戒律爲宗迨天眷三年官定充燕京左街淨垢寺遂授善慶大德牒皇統二年奉宣開啟普度檀度僧尼二衆約十萬餘人八年又奉宣越本宗上試十題所荅無不中理選定充平州三學律主改授精正大德牒官講滿特賜紫嚴肅大師牒本寺大衆共議署狀請爲提點供濟衆僧不避寒暑六時行道未嘗或闕方十載餘令閒四溢請

住持者五中都駐蹕福田福勝香河勝福嵩山香水迄大定二年官中復差請充都下煖湯院提點設濟飢民三年巳備於六年六月十五日告寂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二是時雖暑氣煩溽其尸安然若石之不轉比荼毗四衆千餘人弔送無不哀慟洎終燼之際有五色雲圍繞於上齒舌不煨視之如故蓋師生平住持力也門人宗律比邱素隆等奉遺骨葬於寺西敘始末屬余作銘義不可辭銘曰

性資上智宗律爲風淸高厲行紫牒庇躬傳戒十萬僧尼溥蒙宣題奉試理無不通化辦濟衆久而愈恭燼之祥見齒舌弗鎔勒銘幽石聊記芳蹤大定七年三月日 盤山志

翁同山院舍利塔記 大定九年 孫設

竊聞舍利者佛之眞骨也雖烈焰百鍊不能成灰污律久淹不能掩彩至堅至確動有殊異者何也蓋以佛之功德法力所熏故也迄今仍有存者覆公法師靈塔是也師法諱圓覆俗姓李氏燕都

渤海人也方剛時作守門綱官至保義校尉遂住漁陽之西遷天會中子告歸沈潛故里問道於翁同西院削髮衣褐隨緣化導皇統二年二月閒遇恩具戒給得度牒恭禮香林西堂柔光爲師後住翁同西院重修上院府君祠并觀音殿金碧宏麗甲於幽薊一日有數僧不知何來手授佛牙二顆炫明鮮潔璣珠流溢而師朝奠設敬數僧倐然而沒於是珍藏二十餘載大定甲午四月初九日謂門弟子曰白駒易過幻化匪堅一切有爲終歸寂滅又曰余宿珍藏佛牙及般若金經當於上寺之西誅薙構塔以安其上余骨即置其下又曰生死無常各宜珍重語訖就枕奄然而逝春秋八十有五僧夏三十有三其弟溫公素與僕善祝之再四不能辭據實而書之大定九年三月十五日　盤山志

西庵院智崇禪師塔銘　梁玥

佛有內教外教頓漸之機其來尙矣內外兼通者西庵師其人也師諱智崇俗姓王氏文德護嚴里人也師七歲志樂釋門卓然不

可奪禮宣德法雄傳妙大師出家受其記莂記游諸方聽學不倦
諸經律論悉精究焉爾後棲息禪林閒於西京西堂後歸雷首題
志磁州寶老造形悟道所謂人中蓍龜佛法中龍象也父母既沒
遂歸里中起庵於塋側及時進道以為追薦天眷中增廣其庵遂
成道院搆堂數間莊嚴聖像復建雲堂香積并餘寮舍數十間使
先塋之前皆布金之地十年未嘗出院三年不與人交語遠近無
不皈仰大定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卒於院春秋六十八臘三十七
死之前五日戒其門徒曰時將至矣又二日天大雨雪川原草木
皆成瓊瑤琪樹之狀死之後三日雨雪成瑞亦復如是茶毗既畢
齒不灰者二十有五其上覆以祥雲終宵不滅以戊戌十二月七
日丙申葬於庵溝門徒裕辨裕基裕金等其建靈塔走告予請銘
因刪其所錄行狀為銘曰
頓漸之教異途同歸孰稱龍象崇公禪師以戒定慧滅貪嗔癡德
行可仰福緣可資貝多音在窣堵波巍巍若稽景教請視斯碑 口北

汝州香山觀音禪院慈照禪師塔銘　鄭子聃

昔釋迦文以無上微□□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傳付上首迦□分派別要之大槩同歸於法慧□將炬代不乏人若夫示其悟入則精進匪□及其有得□□□聖諦□落□級□空中之空象外之象而因緣時節關機語言日用不窮爲人天導師者逾四紀□其□姓□氏成都靈泉人也累□仕官父嘗爲郡牧師生而驚悟不喜偶流俗年方幼學即出家師□受其通楞嚴法界觀及起信等論年十九乃遊四方參善知識皆承印可時藥公禪師者住持□湊師爲之侍者立於其側幾十餘年未始有惰容每夜各復至於髀肉腫潰流血盈器而□隨例入室藥公問曰如何是汝自己師云歛定生藍呷著酢又問錦江濯□落色問汝先徧參知識還□處否師云問□見膽藥公首肯之曰汝徹矣於是印□道源心地□徹遂監其寺爲之竭力於寺事種種□就佛智既退席寺僧

與郡寮士庶以□餘三千□花□丞者守鄧州遂請諸朝錫以紫方袍號曰慈照皇統季年故參□韓□寺師辭以丹霞緣事有未旣者不往天德二年汝守綦師之道行□還房丹霞丹□天然禪師之後三百年閒能嗣宗風者□行具吾死後□哭泣無衣白四年十二月五日謂侍者祖□住□明□戶牖無瑕翳一片空凝亙古今置筆而逝春秋□法林祖俊等二百三十人乃奉其靈骨於丹霞香□窣□鋒□十有一人尼慧深者偏得師之道開堂於南都妙慧禪院□撫其實以書且爲之銘曰

苾蒭之修行不利已□粗則□凡聖□亦□龍同拔堂堂老禪伯入眞諦第一初無退□亦不落階級□四象□務集潮音洞寥寥法□千遊戲人閒世□十部三年□浮雲□其去脫屣然香山妙高峯丹霞□門人卜眞樓巍巍□塔□揖遺□聊說有爲法大定十九年三月望日 寶豐縣志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

金文最卷五十五